

明永樂青花花卉紋龍耳花澆

明朝永樂青花花卉紋龍耳花澆小巧精緻，現正於「搏泥幻化」陶瓷器常設展陳列室展出。它為何名為「花澆」？器形的淵源為何？功能又是什麼呢？本文試為一剖析。

明朝永樂時期的〈青花花卉紋龍耳花澆〉是院藏永樂青花瓷器中可以展現瓷器製作工藝，也能反映中外交流熱絡情況的重要作品。（圖一）它的形體嬌小，僅八·九公分，胎體緻密，釉面瑩潤。直口、直頸、斜肩、碩腹、平底、淺凹足。最為吸睛之處是在器身一側以螭龍為把，把呈S形。手把的上端為平出的龍頭，銜於口沿之外，下端為龍尾，向後反卷呈花型。全器除圈足一圈無釉外，皆以

青花為飾。青花發色鮮豔，繪畫線條流暢，口沿一圈為倒反分岔花邊紋，頸部一圈的花紋較為特殊，為倒心型內有草葉圖案的幾何草葉紋，為倒心型接處一圈凸稜繪卷草，肩部繪海水波濤紋，腹部則為環繞捲舒自如的纏枝花卉紋，花共三種六朵，各紋節間並以弦紋區隔。器內並放置一六孔銅膽（圖二），可以將其當成插花器具使用。

類型與樣式

就目前可見的資料，這種名為「花澆」的直頸圓腹單把壺創燒於永樂，宣德時持續製作，之後明朝各時期不見生產，一直到清朝雍正時才有仿作。除了景德鎮珠山遺址曾出土有一件白釉單把壺（註一），其他存世所見的明朝作品皆為青花器。明朝時的青花單把壺以造型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並依裝飾紋樣再各自細分為兩種樣式。除前述本院所藏的單把壺可列



圖一 明 永樂 青花花卉紋龍耳花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黃蘭茵



圖九 清 雍正 茶葉末螭耳花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花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花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明 永樂 青花花卉紋龍耳花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飾以捲草及折枝花卉紋。(圖七)第二種樣式頸部凹稜內繪有三尖瓣紋，腹部上、下飾回紋，中央主要紋飾則為纏枝七瓣花卉紋，把手上下則分別飾以點狀及如意雲頭紋。(圖八)同時，兩種樣式的單把壺在把手對側，器外壁頸、肩交接之處並有「大明宣德年製」一行橫書青花楷書款識。兩種類型的作品在把手的形式、把手與



圖六 明 永樂 青花花卉紋龍耳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耿寶昌編，《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69，圖32



圖五 明 永樂 青花花卉紋龍耳壺 布瑞爾珍藏館藏 引自Sotheby's HK0154(November 1, 1999), 頁22, 圖5



圖四 明 永樂 青花花卉紋龍耳壺 大英博物館藏 引自Turks, 頁231, 圖185



圖三 明 永樂 青花花卉紋龍耳壺 大都會博物館藏

為第一種類型第一種樣式外，還有一件見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圖三)兩者的大小接近，器身各部位比例一致，紋樣佈局也幾乎完全相同。只是由書面資料上看，大都會博物館的單把壺紋飾描繪較為粗放，釉面的玻璃感更重，開片亦較多。另外，還

有一種與院藏永樂單把壺造型相近，但細部略有不同者，即第一種類型第二種樣式，在英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圖四)、格拉斯哥布瑞爾珍藏館(Burrell Collection)(圖五)以及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圖六)的收藏可以見到。上述三件單把壺同樣帶有螭龍把，器體較院藏永樂單把壺大，尺寸介於十四至十五公分之間，器腹也稍圓，描繪的紋飾於口沿一圈和頸部交接處凸稜都是倒反分岔花邊紋，頸部繪海水波濤紋，腹部主題紋飾為纏枝花卉紋，近足處則繪變形如意頭紋一周。

第二種類型的單把壺數量則較第一種類型多，在許多重要博物館皆有收藏。此類單把壺器身胎體較厚，白釉泛青，器呈直口、直頸，頸部豎刻以十六凹稜、肩頸交接處有凸稜一周、斜肩、碩腹、平底，淺凹足，器身一側附如意形曲把。依裝飾樣不同也可分為兩種樣式：第一種樣式口沿一圈點狀紋，頸部凹稜和腹部上、下分別飾以變形蓮瓣紋，腹部主要紋飾則為纏枝花卉紋，如意形把手上另

口沿的相對位置、頸腹的比例、重量、裝飾概念以及款式有無各方面皆有所不同。相對於第二種類型的作品皆帶有明確宣德年款，第一種類型作品則以其裝飾風格及裝飾母題帶有公認之永樂特徵，如海水波濤紋浪頭留白與水波線條間的對比清楚、比例和諧，纏枝花卉紋上的纏繞枝葉一側繪有圓弧狀，形如穀穗的草葉紋等，為大多數學者接受為明朝永樂時期的作品。清朝雍正時期會製作全器施茶葉末釉的螭耳單把壺(圖九)，以其把手型式來看，其追仿的對象可能即為明朝永樂青花單把壺。

清宮收藏的痕跡，「花澆」名稱的由來

清朝的雍正宮廷，可以看到明朝永樂、宣德時期的青花單把壺嗎？這個問題由二幅目前藏於英國的《古玩圖》卷來看，可以獲得肯定的回答。《古玩圖》卷是雍正六到七年(一七二八~二九)，雍正皇帝讓宮廷畫家為其收藏的瓷器和其他古物所繪製的長卷，原可能有十六、二十四



圖十二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花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年的〈黃銅嵌銀水注〉肩頸之間的凸稜（圖十三）以及兀魯伯（Ulugh Beg, 1394-1449）時期興建於撒馬爾汗經學院入口處上方的磁磚（圖十四）上，都可以見到設計概念極為類似的倒心形幾何草葉紋。事實上，這種帶龍形把手的直頸圓腹壺盛行於十五世紀後半的帖木兒帝國和十六世紀前半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帖木兒帝國所製者多為玉器和黃銅材質。其中玉器以一件治於撒馬爾干的〈白玉龍把壺〉時代最具代表性。（圖十五）（註四）這件目前藏於葡萄牙里斯本古爾班基安博物館（Calouste Gulbenkian Museum）的玉把壺因在其頸部有兀魯伯的名字及頭銜刻款，所以知道製作年代應為一四一七至一四四九年之間。兀魯伯是帖木兒之孫，沙哈魯的長子。一四〇九年起他成為帖木兒帝國撒馬爾罕等地區的頭目，並於一四四七年成為帖木兒帝國的統治者。在其與其子主理哈烈國期間與明代來往頻繁。類似作品還可見於藏於奧地利維也納藝術博物館（Kunstkammer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的〈綠玉把壺〉（圖十六）及收藏於大英博物館的十五世紀〈墨玉壺〉。（圖十七）此時的黃銅鑲嵌金、銀材質把壺，紋飾不像十四世紀作品般充滿人物動物紋，而是以幾何、纏枝花卉、波斯文詩句為裝飾主題。這類作品在一九六〇年曾有由波斯工匠於義大利威尼斯或在伊朗本地製作的爭論，現今學者們則多認同產地應為接近伊朗東北部的呼羅珊（Khorasan）地區。這一批帖木兒時期的金屬壺中，存世目前最早的例子是一件藏於柏林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紀年為一四五六至五七年的〈黃銅嵌銀壺〉（圖十八），此件把手雖已佚失，卻仍能由後方孔洞看出其原帶有把手的痕跡。另一件藏於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紀年為一四六一至六二年的〈黃銅嵌銀壺〉（圖十九）即可清楚看出單把壺的器形。將明永樂單把壺與其對照，除了明顯皆為直頸圓腹造型，青花單把壺口沿一圈及肩頸交接處凸稜明顯是在模仿金屬器的成形工藝，尤其龍嘴咬住器口邊緣及龍尾反卷形成花式鏤



圖十一 清 雍正 古玩圖 系列二或三，卷八 二件青花單把壺的其中一件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引自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頁255, 圖169



圖十 清 雍正 古玩圖 卷六 青花單把壺 大衛德基金會藏品 大英博物館藏 引自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頁253, 圖168

我們今日稱這類單把壺為「花澆」，正是沿襲自清宮的稱呼。院藏作品中有一件宣德青花纏枝花卉紋單把壺可以提供有趣的線索。這件單把壺屬前述分類中的第二型第一式，即頸部凹稜內繪變形蓮瓣紋，腹部主紋為纏枝花卉紋，器身帶有大明宣德年製款的型式。其上帶有二張黃籤，一張書有「青花白地瓷花澆一件」和「紫檀座宣德款」二句，另一張則書有「寶座床西旁設」、「青花白地磁花洗一件」和「隨座」三句。（圖十二）可以得知這件單把壺在清宮中

（註二）或更多卷，目前僅餘兩卷。（註二）由目前寄存於大英博物館，原大衛德基金會（PDF）收藏的〈古玩圖〉卷六中，可以看見一件安置於紫檀木座，帶著龍形把手的青花單把壺（圖十），比較器身上所繪紋飾，更可發現其即為前述分類中的第一型第二式單把壺。而在另一卷藏於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 & A）的〈古玩圖〉系列二或三卷八中，也可看到兩件近似第二型第一式的單把壺描繪其中。（圖十一）此外，在為慶祝清聖祖康熙皇帝六十壽辰而編纂的《萬壽盛典初集》中，也可以看到康熙第十子敦郡王就曾進獻一件宣窯「萬年花澆」，皇十六子進獻了目前不曾看過實物的永樂窯霽紅花澆；而由揆敘、趙申喬、瓦爾達、明安、田從典、崔徵璧六位臣子共同恭進的賀壽獻禮中，也有「宣窯花澆一對」的紀錄。（註三）

稱爲「花澆」或「花洗」，是一件擺設在壽康宮或其東西配殿寶座床西側，用來澆灌植物的用具。黃籤上雖註明其帶紫檀座，但可惜實際上本件花澆的紫檀木座早已不存，我們無從得知其是否如前述〈古玩圖〉卷上描繪的六爪模樣。而將這類直頸圓腹單把壺當作澆花器具，或許正可說明前述雍正時期茶葉末花澆在把口對側口沿處特別向外突出成流的原因。

器形的淵源

永樂時期的雙繫扁壺、如意耳扁瓶、折沿洗、花澆等器經常被視爲文化交流下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產生的新器形。但伊斯蘭文化橫跨的地理廣表、時間綿長，什麼時間和地區所製作的器物才是本件永樂青花花卉單把壺的交流對象呢？這個問題還須回歸其特殊的器型和裝飾紋樣來討論。如本件永樂青花花卉紋龍耳單把壺頸部一圈較爲特殊倒心形幾何草葉紋，在中國傳統裝飾紋樣中難以找到源流，但在帖木兒帝國哈烈（Herat）一地卻可找到淵源。如一件一四六六年紀



圖十九 1461-62紀年 黃銅嵌銀壺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引自*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 頁206, 圖110



圖十八 1456-57紀年 黃銅嵌銀壺 柏林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 頁206, 圖109



圖二十一 黃銅嵌金銀單把壺 巴杰羅博物館藏 引自*Hunt for Paradise*, 頁215, 圖8.10



圖二十 約1460年 黃銅嵌金銀單把壺 托普卡比宮博物館 引自*Turks*, 頁232, 圖186

把手和器蓋，不過在一七六九年和一七八四年時分別遺失了，所以才呈現今日我們看到的銅壺形式。

回過頭來看院藏明永樂青花單把壺，很可惜其器蓋早亦不存，雍正時《古玩圖》卷上的青花單把壺也都沒有帶蓋。不過，英國格拉斯哥布瑞爾珍藏館所藏的青花單把壺器蓋仍在。而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中，於乾隆十三年十二月時，皇帝曾下令為一件帶木座的青花白地花澆配蓋，並於十四年三月初十由員外郎白世秀將配好蓋子的花澆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註五）乾隆皇帝為花澆配蓋的靈感來源雖尚無線索，但可以看出中國的青花瓷龍把壺和帖木兒黃銅龍把壺在器形上的淵源應是無庸置疑的。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現在所見的帖木兒王朝的玉器、黃銅把壺在製作時間上多數集中在十五世紀後半，幾乎都較明朝永樂、宣德時期的作品稍晚。但我們一方面不應忽略永樂單把壺在中國陶瓷史中屬突然出現之新器形，而單把壺在中亞一地的發展則有長久淵源，因此不排除之後找

孔的作法更是如出一轍。從本件黃銅嵌銀壺把手上帶一小環來看，器物本身原應帶蓋。另一件約製作於一四六〇年，藏於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宮博物

館(Topkapi Sarayi Museum)的黃銅嵌金銀單把壺正可看出其以鎖鏈連結蓋紐與龍把的情形。(圖二十)有意思的是，義大利佛羅倫斯巴杰羅博物

館(Museo Nazionale del Bargello)收藏有一件原為梅第奇家族斐迪南一世收藏的黃銅嵌金銀壺。(圖二一)它的盤點目錄顯示這件壺原來帶有



圖十五 白玉龍把壺 古爾班基安博物館藏



圖十三 1466年 黃銅嵌金銀水注 土耳其及伊斯蘭博物館藏 引自*Turks*, 頁233, 圖189



圖十四 兀魯伯經學院入口處上方磁磚 引自*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 頁140, 圖44



圖十七 墨玉壺 大英博物館藏 引自*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 頁225, 圖126



圖十六 綠玉把壺 維也納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Turks*, 頁231, 圖184

何呢？十五世紀後半的黃銅花澆裝飾中經常使用的波斯銘文對我們了解使用脈絡幫助很大。前述紀年一四六一至六二年的黃銅把壺在銘文中寫道：「有什麼比與友相伴於春日庭園中取樂更好的呢。持瓶侍者在何處？說！我們還在等什麼呢？……生命繫於一線。除了自身這世界並不會憐憫你。生命之泉和天堂花園的意義即在涓涓不絕的紅酒之河中」。(註六)另一件紀年為一四六八年一月，目前藏於伊斯坦堡土耳其及伊斯蘭博物館(Turkish and Islamic Arts Museum)的



圖二六 15世紀 伊朗藍彩花卉紋單把壺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引自《東洋陶磁》12メトロポリタン美術館,頁147,圖267

《黃銅嵌金銀單把壺》(圖二二),其上的銘文除了讚美銅壺本身之美,還有一段銘文是說:「玫瑰般喜悅的日子已經來臨。持杯者,給我們生命之泉吧。我們無法將任何一個不在

歡愉中度過的日子視為生活」。(註七)清楚表明其為盛裝酒類的容器。還有另一件紀年為一四九四年藏於開羅博物館的黃銅嵌金單把壺和前述原藏於梅第奇家族收藏中黃銅鑲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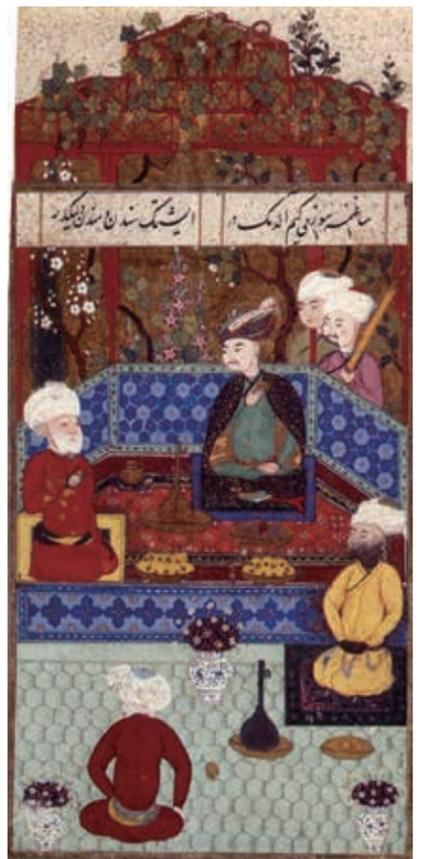
圖二五 約1525-30年 Shah Tahmasp's Shahnameh 德黑蘭現代藝術博物館藏 引自Hunt for Paradise,頁89,圖4.8



圖二二 1468紀年 黃銅嵌金銀單把壺 土耳其及伊斯蘭博物館藏
引自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頁190,圖88



圖二四 1494-95年 Khamsa of Nizami 大英圖書館藏 引自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頁227,圖140



圖二三 1478年 Divan of Fidayat 都柏林圖書館藏 引自Turks,頁238,圖198

功能與用途

過去研究者經常因這類單把壺被稱為花澆,且器型紋飾帶有伊斯蘭風格,進而推測其為穆斯林用來作為淨手或是澆花的器具。但究竟這類單把壺在十五世紀生產時的功能和用途為

到十五世紀早期,器形近似的金屬器或玉器例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應持續探索永樂龍把壺與金屬器型式較近似,而宣德如意形把壺在把手型式和相對位置上卻與當地較早期陶器較為相近的複雜交流關係。中國瓷器單把壺與中亞金屬、玉器單把壺間的相互影響,還值得並需要進一步探究。

定州花瓷

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

Decorated Porcelains of Dingzhou

White Ding War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 Gallery 203

2013 11/30 - 2014 09/30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週五、週六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

Open daily from 08:30 to 18:30 all year round.

Friday and Saturday visiting hours extended until 21:00.

《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圖錄》於本院禮品部販售



銀單把壺，也都在銘文中說到其為 nashrabeḥ/ mashraba，也就是酒器。結合細密畫觀察，單把壺在此經常是作為足供單人暢飲的飲酒杯具和盛裝美酒的長頸瓶搭配使用的，是貴族們取樂忘憂等祝賀場合的良伴。（圖二二~二五）鑑於前述十五世紀黃

銅及玉器把壺和永樂、宣德單把壺在器形及製作時間上的淵源，可以合理推測兩者在生產當下的功能和用途應該很近似。青花單把壺於十五世紀時做為酒器使用的可能性應該頗大，且或許也包含在大明汗遣使哈烈賞賚賜贈的諸瓷器中，進而影響十五世紀伊

朗當地藍彩單把壺製作。（圖二六）院藏本件永樂〈青花花卉紋龍耳花澆〉的功能歷經酒器而後澆花器最後變成景仁宮中的插花器，更是讓我們看到同一器物在不同使用脈絡下用途的轉變和異同，十分值得玩味。^[註釋]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見馮禮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出百窯瓷器》，臺北：馮禮藝術文教基金會，一九九六，頁四一。
2. 關於〈古玩圖〉卷，可參閱 Evelyn Rawski and Jessica Rawson, eds. *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5, pp. 252-255, 430。以及余佩瑾，《得佳趣》，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一，頁三四—三六。
3. (清)王昶等編纂，《萬壽盛典初集》，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十四，頁三七、五七及卷五十八，頁三。
4. 關於兀魯伯時期幾件玉器的製作地問題，可參考鄧淑蘋，〈留傳海外疑似寶貴的玉器〉，《故宮文物月刊》四十七期，一九八七年一月，頁一四—三五。
5. 張發福編，《唐英督陶文檔》，北京：學苑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一六七。
6. 英文譯文引自 Tim Stanley, *Palace and mosque: Islamic art from the Middle East*, London: V & A Publications,

2004, p. 85. 中文為作者自譯。

7. 英文譯文引自參考書目八，pp. 190, 347. 中文為作者自譯。

參考書目

1. (明)陳誠，《使西域記》，收入(清)曹溶輯、陶越增訂，《學海類編》三十九，臺北：藝文出版社，一九六五—六七。以及 A. H. Friz 著，向高濟譯，《沙哈魯遣使中國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
2. 馮先銘，〈明永樂宣德青花瓷器與外來影響〉，《中國古陶瓷研究》第二輯，一九八八，頁七九—八三。劉新園，〈景德鎮珠山出土的明初與永樂官窯瓷器之研究〉，《馮禮文物》創刊號，臺北：馮禮藝術文教基金會，一九九六，頁一—四一。
3. 陸明華，《明代官窯瓷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二〇〇九。
3. 翁宇豐，《明代官窯的伊斯蘭裝飾要素——以正德（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官窯所見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紋飾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二〇〇七。
4. Basil Gray, "The Influence of Near Eastern Metal work on Chinese Ceramics," 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and Islamic Art*, London: Pindar Press, 1987, pp. 1-14.
5.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 A Catalogue of the late Yuan and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6. Thomas W. Lentz and Glenn D. Lowry, eds., *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 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89).
7. David J. Roxburgh, eds., *Turk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 600-1600*,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05.
8. Jon Thompson and Sheila R. Canby, eds., *Hunt for Paradise: Court Arts of Safavid Iran, 1501-1576*, Milam: Skira, 2003.